
名山藏

晉江何喬遠

臣林外記

志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誠哉是言也建文君即神聖無過高皇帝其臣雖賢無過宋濂劉基陶安諸長者高皇帝立法貽謀垂之萬世夙興夜寐恒如不及使諸臣博稽典故而斷之獨思凡治世立教之道蓋大備而襚之前古爲子孫者遵行其所立維持其所廢雖有辟王可賴前哲建文君憪然皇祖之典刑驅鶩三代周官之治固已遠矣且所以變政易令者徒

區區名號位分之閒未嘗深求古先聖王精意之所存君子之道施諸親始周人大封諸姬宗盟後異姓建文君隆恩廣大寬通之理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而卽位半歲周齊湘代岷死徙囚廹豈不曰晉王廢周王遷潭王殺高帝爲之矣父可得諸其子者兄之子亦可得諸其叔父乎主人之居室也無以取侮市道之人突然鬬其家可閉門而鞭箠之童子持杯羹自喜偶然恐其傍人有欲之之色不奪之亦戲之矣天下之事大之足以制勝畏之益以召敵以寡與人使得爲詞者乃有國之深弊惜乎齊黃諸臣

過誅之君過聽之也今夫能以祭器祀其先人者一有子孫不享其胙飲其福酒主人必以爲恥曰未廣其先人况夫富四海有天下者哉鄙人何知天佑命者爲有德其閨宮自焚子弟不得終先人血食嶄焉非不幸矣然而乘人之敝車者不以折轅不旅登人之壞舟者不以遇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材上者通經學古次亦明韜習匱可以效攻戰令不狥溝瀆之諒皆足附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燹既酷後烈方遒且欲以其九牛之毛維天地而參三光若此者亦足見高皇帝餘教之未衰而建文君尊賢敬士求仁義者

之報矣人有兩妻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人則取其長者故夫陳軫以遇害得葬李貫以不諱受詰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夫諸君子者亦文皇帝所欲得以爲臣者也

兵部尚書齊泰者初名德溧水人太常卿黃子澄者名湜以字行分宜人也洪武末年雷震謹身殿上禱於郊擢九年亡過者從泰以禮部主事與而子澄以進士及第選東宮伴讀上並重此兩人久之泰繇兵部郎中進爲侍郎而子澄爲太常寺少卿上閱

邊將齊泰盡能舉其名邊方要害幾所甲兵幾何泰
出簡袖中甚悉上奇之以爲兵部尚書及大漸受顧
命輔太孫太孫卽位爲建文君以泰顧命子澄舊學
信之使參機務凡止諸王毋會葬高帝王屬三護衛
不得節制他文武吏有罪國輒除其說皆自泰子澄
發之周齊湘代岷相繼煽動泰與子澄請從周代二
王於邊降齊岷爲庶人責討湘王王懼焚死成祖時
在燕邸威形出五王上齊湘之辭連燕燕王亦削讓
泰與子澄日夜謀翦燕矣燕王見五王者不得自全
又聞密詔且見收乃以高皇帝訓起兵檄天下索誅

奸臣於朝坐泰子澄爲首建文君使耿炳文李景隆等先後南出皆泰子澄居中調度景隆數敗燕兵日振建文君則陽逐泰子澄謝燕陰使居中如故燕固疑之不罷兵已而盛庸捷東昌建文君喜召還之巳燕兵急則又竄逐籍其家謝燕燕謂帝終不明誅泰子澄益治兵如故居亡何燕渡淮泰子澄捧詔四出募兵而王已即位皇帝下令有擒奸臣者爵三級爲從者二級首擒叛逆者二級爲從者一級所懸捕凡二十九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黄子澄禮部尚書陳廸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

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鈍侍郎
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
黃福吏部尚書張紞侍郎茅大芳給事中陳繼之御
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
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
于澄至蘇約其知府姚善勤王聞都城破乃謀入番
求兵道見獲而齊泰募兵廣德辱其白馬欲更出他
郡馬勞辱汗亦爲人所得上皆族誅之籍其妻女姊
媳教坊群亂以教坊子弟僅泰一子六歲得給配子
澄一子變姓名爲田經以免其後二十九人者王鈍

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紞服罪見宥餘皆誅又其後增奸臣名合前五十人而徐輝祖葛誠周是脩姚善鐵鉉等為之首仁宗卽位曰方孝孺諸臣忠臣也其姥屬發教坊工匠軍伍為奴功臣家今有存者悉赦歸給還其田土泰子歸其一女在教坊時部舞陳儀陰畜以妹子至是嫁良家而田經亦復其故姓

陳建字景道宣城人祖有賢以功為撫州守禦百户建幼倜儻有志操洪武開辟郡學訓導為郡太守草表賀萬壽太祖覽而異之久之薦通經除翰林院編脩累遷侍講出參議山東捕䰟弭盜東人德焉久之

丁內艱奪情爲雲南右布政使時晉定州靖烏撒烏蒙諸蠻亂廸用土兵擊破之建文君卽位徵入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會水旱廸請命法司擇廉厚吏分詣郡國審覈獄囚所在招撫逃亡免其賦皆見施行加太子太保子兼倖辭靖難師起受詔督軍儲過其家門不入及聞變赴京成祖責問之嫚罵不屈遂収其子鳳山等六人同日棄市鳳山臨刑而泣廸怒叱之駡成祖成祖使臠六人者鼻舌嘗廸曰悅口否廸曰是忠臣孝子之肉云胡不悅爽人口者其有在矣遂俱秖死姻戚連坐亡算廸死人從衣帶中得

其詩及五噫之詞蒼頭來保拾遺骨歸葬計家橋姻戚之連坐者掘而投諸湍成化間寧國通判陳紀具衣冠重葬之碧泉山郡人私謚曰精獻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師事宋濂尊上其學兩薦入官太祖讀其文奇之與之宴使覘之岸然自異太祖曰老其才可以遺嗣君以爲蜀獻王教授獻王恭儉好儒尊重孝孺甚表之曰正學建文君改官制翰林增文學博士一人以通經博古者充之孝孺自侍講學士任其官爲特選一時詔命獻議無不倚孝孺孝孺之平生傑然必爲君子也賤文章而

貴道德恥刑法而尊教化慮無不發明聖學數陳王道當是時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孝孺亦自以遭遇時君當世無二奮然謂三代仁義禮樂爲必可師田必可井閭必可比刑必可措何其勇也哉嗚呼天生用世之才亦艱矣逼今之士多循好古之士多迂故夫時乎可以興治世急可以撥亂求之不窮者命世之豪傑也以孝孺之自持如彼其高遇主如彼其信令遵高皇帝之遺飭明其政教惇厚其德澤其君虛已而聽之憑以高皇帝餘烈可以成化惜乎好古太堅求治太銳欲以一人之身挽回數千年之世道

而皆必自己出余讀其所著深慮治要官政民政諸篇大要謂善治民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慶賞刑誅爲鹽醢常使民聞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見吾法之可畏則已爾信斯言也誠捄時之良藥矣易名號改官秩其事不足以興政教顧亦狹小前人而紛更高皇帝之制先王之道仁義禮樂莫大乎親親在廷諸臣可以得建文君者莫孝孺若也而刻削太驟至於骨肉嫌猜坐生蕭牆之禍尚晏然講周官之法謀及行間割地而始窮又何踈耶抑天之所廢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哉建文君既亡孝孺斬衰夜哭成祖待以

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
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是非成祖欲草詔使出
之孝孺持服入見拊膺擗足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
自苦予初心欲輔成王如周公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孝孺曰獨無其遺孤成祖曰國有長
君社稷福也孝孺曰獨無其介弟成祖曰先生休矣
吾家事耳趣爲我草詔孝孺大書云云擲其筆曰死
卽死耳成祖曰卽死甚善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
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遂命裂其口至兩耳復錮之
獄大収其朋友門生每収一人輒示孝孺孝孺益不

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傑之市臨刑爲絶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凡刑七日乃亡宗族親戚朋友爲孝孺誅者千有餘人古今成仁之禍烈未加此也嗚呼成祖威武宏達求士如饑渴令孝孺與三楊蹇夏諸人樹勳當時圖將列彝鼎勒景鍾又令稍捲剛愎以存堂陛之詞亦可及身而止死者埋於市矣猶然轟雷逞赴水火如枕席其心有所必然也孝孺死浙東之仕於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獨多於天下故夫行有勸而德有風孔子曰志士仁人

真斯人歟其斯人歟
綵子寧名安以字行臨江新淦人其先居淦東東山
父僖徙三洲上善爲詩洪武間以起居注直言忤旨
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鎭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子
寧遊淦庠與金幼孜相善相謂曰予異日必爲良臣
我當爲忠臣洪武十八年以進士入對上發策曰朕
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
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
繇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朕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
倣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委以心腹多

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優以祿位但能敷古於事束手中才下士廉耻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深永不克已彰君之惡若非眞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巳奈何爲治爾諸文士雖在建學之秋未博乎庶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旣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始舉子寧對曰陛下以得人之難詢草茅之陋謀之可謂廣求之可謂功矣臣不知陛下果能聽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身非臣敢恤也陛下所謂敬事而畏神人此唐虞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十有

八載孜孜求賢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之道在知人知人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責故唐虞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深委任非不專然迄無報國之效何耶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材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爲難又忍

以區區小故而卽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名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縱之無窮之誅若此無已奈何爲治陛下與天下之學較育天下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陛下選師立教求胡瑗之法立治經治事之科歲考其成則成德至矣能詳于始則可略于終能勞于先則可逸于後陛下命臣以志根名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服膺敬事畏神人一語至于阿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也策奏帝覽而善之擢第一甲第二賜進士及第

授翰林院脩撰子寧性資英邁至是益以名節自砥
文學行誼一時推重其居母喪力行古禮服闋除翰
林院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特見
信用陞吏部左侍郎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尋遷左
副都御史會御史府成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李景
隆出師亡功名還子寧從朝班中執景隆數其觀望
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臣備員執法不能爲陛
下除賣國奸臣有餘罪卽陛下赦景隆必毋赦臣因
大哭請死建文君爲罷朝燕王既渡淮靖江府直史
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指斥當事誤國下群

臣議當事者盛氣訴兩人子寧曰國事至此尚禁人言乎諸公第勉之而已成祖即位縛入見語倨不止使斷其舌子寧探舌血大書殿甎不遜血入於甎有隱隱色遂命族其家姻黨被誅者百五十一人戍塞者三百七十一人女瓊瓊入浣衣局宣德中赦出子寧死百餘年胡議割淦三州為峽江縣峽淦人爭祀子寧至貽書相詢臨江太守乃使二縣並置子寧祠子寧有後在長樂天啓中敘忠臣之裔官其孫孫夢子寧來語汝勿做他家官亡何其孫死

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學於元黃昇洪武二

十四年以會試第一對策大廷太祖覽而嘉之復擢第一繇翰林歷尚寶司卿禮部侍郎革除閒增侍中員次尚書以觀爲之仍掌尚寶事觀與方孝孺並爲建文君所親靖難兵起蜀觀草詔告天下及渡淮銜命徵兵上游諸郡舟抵安慶聞金川門不守歎曰吾妻素貞其死矣夫招魂而祭之至建德聞曰宫已焚失帝新皇帝帝三日矣觀謂舟人曰羅刹之磯湍悍可鼓枻至磯服朝衣東向再拜投湍死舟人撈之得其冐椶珠系成祖捕觀急人以其帽系獻成祖疑觀或尚在族其家逮其姻黨百餘人而觀妻翁氏城破

時果死翁氏者池口人成祖登極而問璽曰尚璽者
誰也已知爲觀命執其妻子得翁使象人妻之象人
將翁至家出市酒脯欲與成婚翁携其二女及家屬
十許人自湛通濟門河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嘗題詩鄱君廟太祖征漢時見
而奇之問知爲閏名立帳前久之官都督府經歷建
文中以直諒著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數與齊
泰等圖圍燕壬午七月不屈誅一子論死二子戍邊
妻配象人女郡奴録教妨煎墨汚面誓不辱後遇赦
歸貧無依止閭里䰟資遺焉曰其父忠年五十六終

尚處子邪人私謚曰貞姑萬曆十二年恩詔至臧自
縣庭捲入雲中久之仍墜故處人謂閩英爽尚存
鄒瑾吉永豐人爲大理寺丞監察御史魏冕瑾甥也
瑾議論磊落而冕勁直有聲靖難兵至城下都督徐
增壽私謀開門應燕瑾冕與同官十八人者捽增壽
於朝大呼請戮聲聞禁中宮之焚也或謂冕迎附冕
厲聲曰使吾二人改其臣操以事明君必所不庸不
如死也乃皆自殺
郭任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慎有吏才仕戶部侍郎
治粟北軍興不能辦子二一坐死一戍廣西三女給

配於象人

盧迥或曰珙僊居人喜飲酒歌詩不屑曲謹以户部侍郎不屈長謳而就刑

侯泰南和人以刑部尚書轉餉淮濟諸郡至高郵被執不屈文皇即位誅弟敬祖子玘皆坐死妻配象奴子京兒繫獄不知其所終

暴昭潞州人洪武初繇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耿介有峻節歷官清儉布衣麻履而已建文初以北平參政防燕又以刑部侍郎充採訪使於北平又以刑部尚書領平燕布政司於眞定成祖即位將出亡被執

及見則大罵命誅之抉齒截肢不已也斷首乃絕
茅大方名誧以字行泰興人博學能詩爲人敦大和
雅不諂不亢倚典教本邑以考績入對高廟悅之擢
秦府長史勉之董仲舒曰亦王相累官副都御史寓
詩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壬午八月與其子
順童道壽同日棄市久之幼男文生亦論死有孫二
人俱死獄中
陳繼之莆田人爲户科給事中多所建白内難平不
服誅父母發充軍道死妻子配象僕
董鏞不知何許人爲監察御史嘗聘誓其同官諸將

所不與燕力戰者露劾之靖難後坐逆黨死家徙邊
曾鳳韶廬陵人爲監察御史燕王入覲縣輦道不拜
鳳韶廷言殿上宜展君臣禮宮中乃叙親親朝班肅
然建文君欲使燕亡往者鳳韶請行至燕燕軍不納
用鳳韶筭致諂靖難後鳳韶方在家名復爲御史不赴
尋加侍郎又不赴爲憤詞刺血書襟曰死或有知可
以不媿吾鄉文天祥矣因屬其妻李氏子公望斂我
必以襟毋易也遂自刎年二十九李氏亦遂死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以明經薦爲監察御史彈劾不避
權貴與齊泰黃子澄等調度兵食東昌小河之捷並

用度策壬午戍賀縣坐出不遜語夷族
高翔朝邑人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監察御
史多所論奏成祖名翔翔喪服入見大哭遂族之沒
其產發其先墓雜燒以犬馬骨揚其灰加賦給產家
曰令世世怒翔也
宋徵不知何許人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有罪藩
王齊諸王皆怒耿炳文李景隆戰數敗徵謂其有貳
心與盧振謝昇牛景先請誅之靖難後縛至不屈
死昇殺其弩而振昇景先亦皆死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少讀書山中嘗夜歸驟風雨失

道邀虎謂兕牛焉之比至門虎也洪武中以進士除戶科給事中好直諫嘗乘間爲太祖言諸王服乘踰制宜裁損太祖笑內之歷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請徙之南昌建文君大驚寘其奏袖中曰燕骨肉王室何得爲此言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敬丰姿英偉談論峭拔讀書十行俱下過目不忘博通天文地理律歷兵刑諸家成祖亦知其名既入使召之曰前日謀徙燕者非爾也乎敬曰然故帝誠以臣謀徙王王故王爾帝終憐其才繫之獄使諷之終不聽姚廣孝曰昔者夫差不殺范蠡蠡卒滅吳王行不

殺石勒勒終死行敬誠見用上有今日邪乃斬之夷其三族臨刑從容歎曰敬備員大臣變起宗親無片籌半畫負故主地下敬罪浮於死既死屍經日如生成祖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厥後編脩

劉球私謚之曰忠貞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初與楊太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並徵辭還久之薦僊居訓導歷漢陽知縣建文初名爲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又言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强鋤梗若醫去疾若農去草急於去疾或傷體膚嚴於去草或損禾稼體膚疾去

宜爕其血氣禾稼草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以數千百言靖難師渡江叔英募兵廣德聞都城破仰天慟哭夜留題几上沐浴具服書絶命詞衣裾間自經玄妙觀之銀杏樹下妻金死獄二女死井中弟元默變姓名隱市肆爲鄉人企寬所識告成祖捕斬之剉其屍題几詞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焉不濟於後世絶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禍忽見纏肝腦塗草莽之死不能遷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美所見良獨偏

連楹襄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翰林院左春坊太子贊善啓沃甚多高帝美其剛正改爲御史久任之

十餘年靖難兵起與御史姚鏞相誓死廷臣有二者
靦然章彈奏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成祖詞色不屈
命收之引頸受刃有白氣沖天尸僵立不仆
譚翼字南宿大庾人身長七尺五寸慷慨剛毅洪武
十八年進士授龍溪丞未之官彗星再見求直言翼
疏論時政語涉諸王上怒謫戍南寧久之稍內徙隸
奉議建文二年薦復原官道陞龍溪知縣尋擢兵部
郎中與黃子澄練子寧相籌議金川之難同諸郎署
赴火死妻鄒子仕謹俱自縊
巨敬平凉人初爲監察御史伉直敢言建文中爲户

部主事靖慎有聲見成祖不屈族

右齊黃陳方練黃胡鄒魏郭盧侯暴茅陳董曾王

高宋阜王建諱巨二十五人

張昺澤人洪武中以人才舉建文間諸藩不靖齊泰

請選朝臣有物望者出守藩昺以禮部侍郎掌北平

布政司左布政與都督謝貴同監燕其時都督宋忠

屯開平耿瓛屯遼東左僉都御史景清皆參議與昺

貴皆智將望臣一時所特簡昺至燕王名與忠等宴

之而使相工袁忠徹執壺私視五人相宴罷還報曰

臣視五人者皆不長張昺五小蛇步謝貴氣促宋忠

五大短而昏耿獄顴插髮色類飛火炭淸身矮聲雄是皆當刑禺居北平以訓燕爲事燕王稱病三月禺欲言恐泄乃托行旁縣密屬奏奏成絜其草袖中久如厠以絜室壁罅小吏李友直奈亨竊窺之但壁罅絜居無何詔與謝貴逮縛燕校尉密旨且起友直懷其草絜密旨與奈亨亡入燕府中見燕王殿下尚坐此耶王曰何者友直曰當順天應人矣王叱曰狂夫何妄言二人具道姓名出草絜密旨獻曰朝使至矣燕王怒逐出之則皆叩頭臣等非異朋謀而誠歸殿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朱能曰信夫

擒昺貴餘無能爲也王乃伏士端禮門召昺貴官校縛矣則取去昺貴信之皆入至門門者止其從內昺貴伏出擒焉都指揮彭二馳市而呼兵亦爲燕將所格殺昺貴竟死旣靖難族昺家株連其親戚法司以程亨者五人見成祖曰張昺之親與鐵同頑直須爐冶耳命引出生燒之其後上數夢昺爲厲掘昺屍燬焉

馬宣北平都指揮張昺謝貴旣見殺宣巷戰不勝走薊州逆戰不利還與鎮撫曾濬守薊朱能張玉諭之不下擁衆攻之宣濬敗皆不服死宣尤嫚罵無虛口

事聞建文帝褒卹馬而又有都督彭聚孫太者皆以力戰敗死於懷來

朱鑑以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師至諸將悉屬獨鑑結闔見執燕王使磔之至死無異辭建文帝閔而厚其卹章

右張馬朱三人

景清本耿姓眞寧人倜儻有大節讀書不再目清遊國學時同舍生有書甚秘重固求之同舍生許以一夕假旦則遲之及旦同舍生索書清佯驚非是同舍生怒白祭酒祭酒莫能辨詔二生來其辭者爲其書清背誦如流而同舍生皆廢祭酒曰固是清書攜出乃還之以見君太秘與君頑耳洪武二十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翰林

院改監察御史久之署左僉都御史訊其奏對而更
之朝坐下獄旋赦建文初署北平叅議燕王與語悅
之及即位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淸常
坦伏銛刀以朝先一夕者太史奏文曲星犯帝座甚
急旦淸衣緋衣入上固疑之有頃黙然而前左右
之得其銛刀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帝
即王敢爾耶淸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
且詢則含血前淦御衣上益怒剔其膚刷之以銕箒
以芻櫝膚械繫長安門上寢夢淸環殿追劫之旦日
輦過長安門淸膚前者三上曰尚欲劫我耶赤其族

掘夷其先墓籍其里轉相扳染至數百千家命之曰
蔓刑
鐵鉉鄧州人或曰色目人以國子生擢禮科給事中
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高帝愛之字之曰鼎石亡何
有言燕府人者法司不能判使鉉立判之高帝喜凡
疑獄具屬鉉後出山東參政建文二年給儲芻輓佐
李景隆軍德州景隆敗鉉遇參贊高巍於臨邑相持
哭與徐凱盛庸定計迎景隆濟南城景隆復與燕戰
敗城下還奔入城燕王圍焉射書招之生員高賢寧
者射答王以論論曰周公輔成王燕固圍城不止援

水灌之濟南困鉉乃詐爲降而約其壯士伏闉壓燕王以鐵楗楗幾得燕王語在革除紀燕攻城壞數版鉉則夜幕藍帛裹以葦席晝白如縫若城成而潛版築於幕內又急則奉高皇帝像於樓櫓之間燕矢石皆不敢逼竟捨去是時鉉盍拒圍三月客說鉉曰北兵且南燕所守北平者皆老弱守將郭資書生耳永平保定名雖降燕其旁郡縣旋破旋堅守無歸心者燕趙忼慨多豪傑公引奇兵徑趨眞定收合潰將直擣北平燕王必且還顧公傅檄徐沛開而自館穀北平休士待其歸與撓戰常山勢也鉉以士卒久圍已

困南將多駑怯無足與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北兵
不能越淮必還道濟而吾邀擊之耳乃大會其賓客
幕僚竊勞疾苦賦詩慷慨賓僚閱歌亡不作氣者亡
何與盛庸出師東昌戰大捷建文君褒予金幣封其
三世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盛
庸軍壬午與丘福大敗燕宿小河燕師震動燕王入
帝鉉尚擁其殘兵人擒之反接以見挺然偕立使挽
顧焉鉉且劓終不得其顧乃裂而咼之詬詈至死弗
變父仲名丹薛皆八十餘安置海南幼子福安戍河
池康康工匠數嚮局女四歲與其妻同送教坊或曰

鉉女二同入教坊皆不辱也既長能爲詩獻詩鉉同官同官以聞成祖釋之得歸於郎士高賢寧者亦被執入見成祖曰此射諭秀才耶授之官固辭其所善指揮紀綱勸之賢寧曰君武人也我則不可上亦不之强放還年九十餘卒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洪武中以舉人領祁門丞兩轉廬州重慶同知皆以循吏聞久之遷蘇州知府蘇俗奢靡高帝嚴以刑其豪民乃乘而持怨家短長嚚訟屢興善既至數數造請郡中賢士求問所以爲治而自以寛仁惠和開導之蘇乃大化郡有處士

四人曰王賓曰韓奕曰錢芹曰俞貞木王賓字仲光獨高其道毀形異服箕踞道傍隱於醫藥其醫專療傭賤不責酬報縉紳先生見其醜惡不將理無薦之者平生不娶躬身奉母年七十餘先母卒疾革抱母死復甦連呼母既葬魂附杖歸繞室喚嬢家人皆驚母呼賓嬢在此後逝呼嬢嬢兒賓不忍捨嬢去賓所著書有吳名賢記古跡等詩皆奇崛藉深之詞 韓奕字公望潛心理學尤精於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有韓山人詩稱於詩然者易乎遺意 錢芹字繼忠吳趨王喬藺父皆仕儒官少負氣節好論天下事元末兵興與守臣各據衛境上芹屢入戎幕詔諸將冀將有爲明興辟爲都督府僉從魏國公北征還隱居南園授徒自給二十餘年洪武末詔求遺逸姚善薦起留議中禁授戶部司務靖難師起署行軍斷事赴真定從征虜將軍咨諜馳驛入奏道遇疾不能趨朝封章以進稽手書上執政大臣懇懇言邊事遂卒歸葬於吳 俞貞木字有立洪武初薦授樂昌令歸而隱居以文章爲業善皆卑禮詘躬求之賓居委巷善自行叩門賓曰誰

也謹對曰知府姚善賓開門延語移時頃報謁府門外善聞還自邀請之賓頓首曰小人幸聞讜臺之教無公事不敢入也賓退善目送焉它日候奕奕避入山中善從之山中奕蕩舟而避之震澤之上善求不得歎息曰韓先生可謂名得聞身不得見也錢芹僉貞木者並居南園善使吏饋貞木蔬吏致之芹覺其誤也詣告貞木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府公賜不辭必有意矣吏還言自責善更遣往芹所道意芹對吏曰府公弘下士之風芹即枯槁岑寂誠所願見顧芹州民也不可肅守帥月旦幸得迓府公學宮

至期往善迎入肅爲上賓執經前曰先生幸教善芹曰明公以二千石之尊下布衣之士式閭維駒於今再見顧質經問疑值壘守耳方今之事有大此者而亦有急此者獨無意乎善聞言益喜舉身出席曰謹受教芹出一簡授善曰唯明府切磋究之退視所言皆籌兵心異之居亡何靖難師起薦芹爲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眞定而善亦日夜約常州鎮江嘉興松江四郡練兵爲預應給事中常熟人黃鉞者黃鉞字叔楊以生員薦除宜章典史建文二年丁父喪廬居陂上不入城邑善受詔勸王以書招鉞鉞覩日彝文欲赴之而已無及與方孝孺善孝孺嘗私造鉞語蘇常鎮江此三

郡者京師左輔而應燕之右臂也今北方有急公又彼中人三郡守將公寧習之乎孰可托大事者鉞曰三郡皆要害鎮江爲最守者不可不擇鎮江將童俊者鉞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不可倚蘇州守姚善仁心爲質雖慈惠有餘顧平居激烈有國士風緩急可當一面唯公留意孝孺喜因鉞爲書通善善得書慟哭自誓旣童俊以鎮江降靖難師日迫善受詔約鉞出勤王旣至成祖已即位善麾下斌擒之入見成祖曰一郡守亦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各爲其主耳命磔之給其妻爲指揮紀綱家婢子繼隨母

節充軍保發匠項下獄死初善之擒也鉞慟哭不食者累日既有言善入見款服已得宥者鉞曰此非姚公所爲吾姑待之待之而姚公果爲此吾獨死報希直地下矣乃復食而待之已聞善死登琴川橋西鄉再拜哭祠之曰公與方希直爲忠臣吾敢後投橋下死鉞死家人皆驚散不敢求其屍友人楊福具斂於涘循河而號數日屍出水中立福慟哭抱持斂而葬之於岸上

陳彥回字士淵莆人父立誠丞歸安留彥回於家侍養其祖父母已何立誠坐罪誅家孥無大小並隨坐

遣戍彥回與與祖父母從家中戍滇其弟妹則皆坐先遣於歸安莫知所在行至荆夔閒遇赦祖父死送戍者哀其窮縱之無所寄食聞其鄉人黃積良宦蜀乃與祖母往依焉蒙其姓更名禮久之以明經薦保寧訓導累遷嶽州太守治嶽儒雅重篤嶽人愛之至郡一年祖母死父老上章保留不得承重建文帝嘉焉奪情使莅事乃葬其祖母嶽北山下詣闕自首出身所以并求弟妹存亡詔復其故姓名釋前罪不問令有司閱弟妹所戍籍名赦之禮還謂嶽人曰吾故莆田前罪人陳彥回也因具道平生曰向所亡命冒姓

蒙恥而受祿者以吾祖母耳祖母沒固宜自請死上
矜宥之恩大已何以報靖難師渡江彥回募兵赴援
而事已定新安武卒興縛致彥回於成祖謾罵不服
成祖誅焉奴其妻浣衣局彥回在徽時望北山旦夕
泣徽人哀之及死名其山太守山也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方勤王詔下出教募士極
言大義譏詆靖難兵成祖即位磔于市
右景鐵姚陳松江同知五人
余逢辰字士章宣城人或曰鎮平人爲燕教授初聞
靖難謀作書誡子示以必死兵起泣諫燕王誅之

黃魁閩人禮部侍郎古雅有文與尚書陳廸侍中黃觀同事廸觀皆器重之靖難後不屈死

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或曰子韶字伯尚方介富經術學於方孝孺蜀獻王重之薦為訓導累官刑部侍郎壬午被誅妻子發配為奴父母八十餘充軍男繼紹繽皆論死子昭有弟子義亦以薦辟起家歷山東僉事聞見死棄官避居丹稜民家蜀獻王知而憐之命剪髮隱于僧子義曰父母遺體不敢毀傷生二子各年數歲曰嗟乎吾兄無後天不絕胡氏二子當免於難遂棄去不知所終

劉璟字仲璟誠意伯基子也偉貌豐髯博極經傳韜略之旨既賊集丁香數太祖使延安侯唐勝宗討之勝宗用璟策破賊還言璟於上上喜曰真伯溫兒矣拜閤門使使立駕前賜之鐵簡以糾官儀都御史袁泰奏事支吾璟下殿以簡擊都御史項諸大臣皆畏璟欲出之會谷王之國幼上欲爲谷王置强相大臣曰亡踰璟者乃出璟谷長史令兼行視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璟至燕與燕王奕不遜王曰不遜我耶璟對曰臣可遜則遜靖難兵起從谷王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景隆亦不用其謀景隆敗還

家建文二年詣闕上言又不聽遂歸杜門稱疾成祖使名之臨行所親置酒祖道相戒曰聖上神武何止唐太宗公此行可不負所學也瓌瞪目曰諸君魏徵我耶吾志決矣及至授之官不從對上語猶稱殿下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絞死法官請緣坐其家成祖曰其先人有功予之歸葬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第三人爲翰林編脩陞侍講以直諫改監察御史革除間改左拾遺與齊泰黃子澄等畫策防燕燕內難作被誅及家族德彝有嫂匿其遺孤法吏追索之歐兩乳見五臟終無

所承德彝因有後

韓永西安人或曰江山人爲兵科給事中豐軀美髯音吐宏朗論事慷慨靖難後杜門不出名之仕不應曰吾王蠋也遂坐死

甘霖懷定人以舉人爲監察御史剛介敢言靖難後從容就戮子孫相戒毋仕也

葉希賢監察御史也或曰浙東人素侃直建文中屢言兵事靖難後坐逆黨死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父以誠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乎遣以誠負遺骨其家其家懼罪

不納以誠買地葬之通以貢入大學年二十三以誠死通聞喪徒步歸葬廬墓下毀瘠三年乃歸妻子至不相識通乃上書乞還祖戍詞奏懇切書奏天子憐之命兵部驛召平至立通階下東西相同上顧通曰識此人否通祖孫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異良久下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平死通復廬墓三年以舉人爲遼府長史靖難師起通從王來朝歸國草上封事防禦北軍凡數千言初衛士紀綱者倖於遼王通輒窘辱之成祖即位綱入貴留爲錦衣衛復倖用事乘閒言通曩有封事詆械詣京師論死家人戍

邊錄其家得田數畝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張而已
㳂通府太守黃希范與通善詔書至時希范自斃郡
素服不事事衛卒幷捕至論死籍其家
蔡運南京人繇貢士歷官四川參政以直諒罷歸起
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思之
黃彥清或曰姓王不知何許人以國子監博士從梅
殷軍坐私謚建文君死或曰列卿也銜命於行省聞
登極詔至拒不納圖與復無兵乃死
右余黃胡劉戴韓甘葉程蔡黃十一人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中以文學徵乞便養得浮

梁教諭服除改濟陽爲靖難兵所執引譬從容詞義慷慨衆皆舍之歸則鳴鼓明倫堂曰諸生皆來堂曷名明倫仰吭而哭觸柱而亡省有子貞夔州通判亦抗節死寇難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司副改翰林院簡討善楷書名書御前他中書見上威嚴顫不能筆獨性善動止端詳稱上意賜酒留禁中竟日累遷禮部侍郎建文君卽位名問爲治之要性善手書條上具見施行靖難兵起以副都御史監軍靈璧與彭與明劉伯完王伯貸等皆見執燕

玉遣之歸曰辱命罪也不可遂見君朝衣而湛河

王艮字欽止吉水人舉建文鄉薦第一進士及第第二人官翰林脩撰爲人正身飭色不可玩狎其所不可不能詭隨聽其言侃侃如也詩詞聲永字書精妙爲文雄偉光彩聞燕兵起憂懣不食日就殫悶燕兵渡淮閉門泣曰吾君亡矣不如我先遂服腦子卒

廖昇襄陽人爲太常寺少卿朗達負氣與方孝孺王紳相善也燕師次龍潭建文君割地之計不行昇曰吾君亡矣歸於何黨矣訣其家人而自盡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泰和人也少孤力學以霍丘訓

導見高帝帝聞其年而曰何以教霍丘對曰臣年四十矣臣教霍丘令其子弟孝弟力田遵陛下之化高帝悅久之周王請以爲其府祠正許之王嘗夢異人遺之藥其味苦以淸卜之曰當得脩士越日紀善曾子禎薦是脩於王王喜曰叶予夢故請以爲祠正是脩爲祠正常切諫王建文元年人告王反王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嘗切諫免改衡王府紀善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靖難兵旣渡淮與靖江府直史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誤國者壬午六月與胡廣解縉楊士奇等相約死及期詗廣廣方問其家人收豵

乃自銘其衣帶曰在藩國欲不負藩國故常鬥平其王切諷以孔孟之仁義而不已也在朝廷欲不負朝廷故常堯舜其君歷陳以禹臯之道德而不隱也蓋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年而言皆不行志皆不遂以至於此非天也耶歸於聖人之門庶無罪悔遂詣學宮自經文廟之廡下嗚呼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食焉而不避其難聖門之所不非也文帝卽位逐捕建文臣鼂嚴所不附已者合族誅夷士皆恐懼不敢避匿楊士奇輩親爲革除帝辟擢皆自翦祓以至高位雖輔四君功業有

所發明君子不以比管仲而方孝孺之禍至波及同黨朋友數百命以獨成其一忠跡亦未合於聖人是脩先身而死擇所而縊節不毀而完其家族其爲明哲不遜大雅可謂善死君矣是脩既死副都御史陳瑛謂其不順天命請與廖昇黃觀王叔英王良顏伯瑋等並加追戮文帝悉不問曰食祿盡心臣之制也是脩孝友忠信內貞外和自經史百氏至于醫卜陰陽莫不闗究著書甚多世皆重之

林英字章叔古田人洪武二十九年縣貢七選監察御史有言英書生卒難重任者太祖以狀授英諭使

供職英竭心奉詔屢建議言大都以重郡縣順民心爲本太祖深嘉納之賜廄馬楮幣革除初請裁抑宗藩大略任行主父偃之策疏入不報復劾奏曹國公李景隆誤國下都察院栲訊謫知瑞安時民多逋亡在者苦稅差英立法丈量所餘虛糧令墾荒補之立鄉約行文公家禮建立齋舍與諸生講學靖難師起廷議用左都御史耿清言還英舊職命與翰林脩撰王叔英募兵廣德比至勢不可爲歎曰臣生無補於時死有負於國天命將傾力難以濟再拜自經時年三十有四成祖即位取練安等罪人家屬英妻宋氏

繫獄亦自經死

葉福字叔疇候官人建文庚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靖難兵起福守金川門死之初福見金陵勢危自期必死乃遣家人歸報其母曰不得爲孝子矣又嘗語客孟氏所欲有甚於生吾人心事不當爾耶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幼孤其母使就傅日記數千言長刻厲深造歷官兵科都給事中成祖至城下訣别其家人入宮救火兵較執以見成祖曰非奸臣也釋之泰自投城下死泰疏通特達遇事剛果而廹阨之地乃保夷粹人皆服其量泰嘗行道遇征人擠而溺之河幾死旣出殊不與較

子永吉兵部右侍郎

高巍或曰字不危遼州人倜儻尚志節事母至孝母亡廬墓蔬食者三年洪武中貢太學試前軍督府左斷事數陳論得失高帝嘉納之後坐事不稱旨當謫戍高帝特許其弟宣代曰以旌孝子建文初應辟疏論時政請師賈誼衆建王父偃推恩之法而後晁錯削奪之議建文君奇之燕王起兵上書請按軍無伐自奉詔說燕建文君使參贊李景隆軍巍曰是可說而罷也則自治裝馳詣之北軍兩上書曰國朝布衣臣巍志慕魯國仲連排患釋難而多倣儻之畫策也

敬上燕大王書書凡數千言不見報乃歸景隆兵敗
與鉄鉉南行道臨邑慟哭相誓遂趨濟南收募亡兵
而與鉄鉉共守之壬午难經於驛舍
王艮字天性一字文信開封人歷官刑部侍郎建文
三年坐末減燕府人罪左遷浙江按察使聞建文君
遜位慟哭自誓成祖使召之艮勠使者下之獄爲衆
篡取去乃盡收諸司印章入廨置几上踟躕者久之
其妻問故艮曰我分當死顧謀所以處夫人耳妻曰
君爲男子謀婦人耶是不難入治食艮抱幼子之後
園寘池岸側自投於池艮乃托其幼子同官積薪自

焚上曰死良分耳乃燬縣官之章徙其族塞下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宋儒頤之後也少讀書不務章句善同時沈壽康朱克脩與之齊名（壽康海鹽人有古行人稱孝隱先生克脩金華人宗閩考亭學）洪武中以明經除周府禮官被累謫吏目雲南雲南百夷叛本立持襆被從一蒼頭入夷壘感諭諸酋皆解散頃之復相聚爲亂沐英張統屬本立治兵本立往來暴露綏輯軍民建文三年爲僉都御史坐失祠右遷江西副使既就道聞難自繆途次

陳思賢茂名人教授漳州學每行部使者至參謁畢

必進問聖躬安否何似成祖即位詔書至有司皆郊迎思賢獨不往泣於學堂曰明倫之義在今日矣有六生者相與即堂蹤舊君遂見執而六生皆自縊六生者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皆漳人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從學宋濂歷官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中薦翰林累遷侍讀方孝孺之不爲成祖草詔也成祖大怒以命璉璉皇遽不敢辭歸則憤慨自恨而投繯死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父以禮學識淹洽洪武初薦授

沛教諭政從父之官肆力學問建文元年方孝孺都試得其文歎曰鳥中鳳凰也拔置第一孝孺既就刑政慟哭不食而斃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燕山衛戍卒也母韓妻范燕王之起也福以戍卒當從與其母妻亡去燕王怒及帝購得之戍之極邊既行仰天號曰福雖賤義不爲畔國卒遂餓死舟中范氏者貧不能養姑屋傍之淵忽水生芹焉因織芹爲養姑亡廬墓傍終身年八十餘卒卒而其淵不芹也

樵夫不知其姓名樵臨海東湖上鬻薪自給口不二

價壬午詔書至臨海湖上人聽詔縣庭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皇帝安在何乃新也曰北軍入都皇帝燒宮逝矣樵夫慟哭而投於湖

宋味古會稽宋家店民也能詩建文君亡味古夜深從星月下疊床北向拜祭祭已慟哭如是者月餘爲讐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乃得釋

右王陳王廖周林葉龔高王程陳樓劉儲樵夫宋

民十七人

楊本中年人或曰處人精通法建文初以太學生應募授錦衣衛鎮撫建文君使弟吳王爲撫軍本試其

水道以觀吳王旣列軍堦下請吳王登臺觀之忽水至平堦堦下之軍皆失所在王奇之還白建文使從軍常自操鐵棒皷之陣中所向披靡李景隆妒其功不與上白溝之戰請爲陣首景隆陽許之而陰尼諸將不繼竟無功本乃疏劾耿炳文李景隆不足將請自將以行卒不用赴燕軍死之燕人擒焉王使繫北平趙王高燧恐爲內應則殺本燕王歸北平太息曰吾亶困之耳奈何不爲我儲良將而大怒趙王

鄭華字孝思臨海人洪武中進士以行人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至東平州長貳皆棄城潰散華謂其妻

蕭曰吾義必死奈父母老若年少何蕭氏泣曰卿不負國妾敢負卿華曰足矣率吏兵憑城堅守力不能支不食五日而亡

顏瓌字伯瑋廬陵人唐眞卿後也以孝友睦婣稱鄉里徵賢良爲沛知縣燕遊兵過沛沛人皆竄匿瓌招集民壯五千築堡備禦益募士三千人北出山東助戰及燕軍至使其丞先告急徐州無援者乃令弟珏及子有爲還告其父曰當死國敬白大人弗能子矣沛降瓌南向拜哭自經有爲旣辭不忍去還自刎瓌旁而沛主簿陳子清典史黃謙亦皆不屈死

王彬字文質兖東人以御史按揚州靖難師至彬括餱糧脩樓櫓飭器械銳意守禦鎮撫鄧從剛者沉鷙善謀彬使贊其軍從剛因勸彬躬履艱危激示忠憤彬內其言日夜廵城率勵將士靖難師畏之購得彬者爵三品彬指揮王禮欲內叛以應購從剛知之白彬下之獄而彬出入常以一力士自護禮弟宗乃與其黨賂力士母名出休假宗等突入廨會彬浴從盤中縛去投城下舁北軍從剛亦見擒二人皆不屈死

陳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起吏部主事

壁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有督將謀降燕者權責以大義督將恨殺之出迎降而自陳功於成祖成祖乃立誅督將使人斂葬之權家不知上意逃匿無敢會葬者

右楊鄭顏王陳五人

徐輝祖中山王達子而仁孝皇后同產兄也初名允恭高帝賜之名襲封魏國公中山王四子長輝祖次添福增壽膺緒增壽嘗私款燕而輝祖獨數泄其謀於建文帝高帝崩燕王使世子及高陽王高煦三子高燧臨京師輝祖密奏請竟留世子等勿遣因言臣

覲三甥中高煦尤勇悍無頼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
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而增壽力為庇護得遣歸高
煦歸則竊輝祖善馬去四年與燕大戰齊眉山下有
功名還治兵京師已與開國公僎戰江上上以將士不
用命還燕王入京師輝祖獨不迎召問之不對下之
獄使具辭亡所白書中山王功得免死而已上大怒
排徊久之竟不誅革其爵勒歸私第尋下錦衣獄五
年卒上曰徐輝祖與黄子澄齊泰盧振張昺葛誠等
通謀危社稷當誅獨念中山王曲赦之今已死中山
王不可無後乃名其長子釋迦保賜名欽使嗣魏國

公銰見乞守其父墓上復怒謫居之中都輝祖長八尺餘嘗侍懿文太子讀書通了經傳學大書於詹希原得其筆意或曰其死也蓋自裁其世別見於侯籍

梅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尚太祖寧國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初殷之祖以水卒從太祖軍中吳人名水卒爲梢鄱陽之戰矢幾及太祖梅梢偃太祖坐得避之矣從太祖過比卽位不及賞老失明無爲上言者他日候太祖郊使殷掖之路隅呼屬車下曰皇帝皇帝忘梅梢耶上視之大驚曰果忘公矣卽召厚賜之使殷尚公主太祖公主十六人臨安公主

下嫁太師李善長子祺寧國公主下嫁殷安慶公主
下嫁歐陽倫汝寧公主下嫁吉安侯陸仲亨子賢懷
慶公主下嫁永春侯王寧大名公主下嫁濼城侯李
堅福清公主下嫁鳳翔侯張龍子麟壽春公主下嫁
潁國公傅友德子忠南康公主下嫁東川侯胡海子
觀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鎮汝陽公主下嫁
都督僉事謝彥子達寶慶公主下嫁趙輝太祖待諸
駙馬都尉無所假借李祺以善長誅歐陽倫坐使家
奴出巴茶西番捶蘭巡簡吏至賜死其行法如此而
殷獨以恭謹善騎射精通經史見信愛洪武十九年

使督山東學政臨崩名受遺詔顧太孫善視之太孫
即位殷常侍左右靖難兵日進令殷統軍淮上燕王
必欲道淮使致殷書殷不從燕王怒使責之殷割使
者鼻耳曰留爾舌可還報燕王竟自泗破盱眙出六
合至京師旣即位殷尚軍於淮公主嚙指血爲書招
殷還殷聞建文君尚在乃罷兵入見成祖曰都尉勞
矣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左都御史陳瑛劾奏殷
畜養亡命私匿韃靼人及刺輝與女秀才劉氏造邪
謀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欺與殷不善也一日蚤朝曦
陰令人擠殷笪橋下死焉公主牽帝衣而泣帝曰當

爲公主逐賊已罪深曦深曦曰上命也上大怒曳斬
之誣殷榮定卒官其二子而曰朕不念爾母誅矣靖
難之起也寧國公主嘗貽書成祖而阻兵殷死瓦
剌輝持刀割手足剖取其腸持祭殷遂自縊於殷旁
耿璿長興侯炳文子以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
長女爲儀賓建文君卽位進駙馬都尉璿勇悍有武
略從長興侯眞定數請長興侯擣北平撓燕而長興
侯固守眞定無餘力長興侯旣敗璿怏怏日悲泣及
建文君亡杜門稱疾竟坐罪死璿弟瓛後軍都督僉
事與吳高楊文守遼東高文不聽其計畫靖難後亦

論死

右徐梅耿三人

彭與明萬安人以太學生歷官太理寺丞剛廉敏達稱其職與副都御史陳性善等監軍淮西爲燕所擒燕王歸之與明裂衣冠變姓名亡去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在四川朝邑在陝西相去數千里濟夜歸朝邑朝教岳池人咸異之建文初熒惑守心濟上言明年某月某日兵當從西北方起帝曰安得此不祥語將誅之濟呼曰臣言祥也陛下祥臣祥矣不祥臣不祥矣夫明年易換耳

不信請囚臣而觀之許之明年燕果起兵帝出濟獄中以爲翰林院編脩使充軍所護軍小河之戰南軍大捷諸將樹碑露功誇列姓名濟固辭不得則夜自禳碑下鐫之及靈壁之戰南軍大敗都督陳輝等被執者百八十七人成祖過軍碑下大怒命鐫滅之遽使止曰錄其姓名來乃如碑按治輝等諸將濟名獨以先鐫脫初御史高翔者與濟同邑相善也濟好術數而翔矜厲名節數勸止濟曰小道耳願公無爲濟曰吾所好者可以預知吉凶瓶瑕其大可以古國護君次亦可以居身備從公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聞

君子之道自盡而已矣子盡孝臣盡忠莅官盡廉戰陳盡勇翔不能預知也而自有翔知及金川門破拉濟同死濟曰濟固有濟知矣翔竟死濟自髡從建文君亡屢免之於阨其後建文君出滇濟嘗從行已莫知其所終

暨上人不知何許人也入蜀爲僧往來重慶白龍山松柏灘諸處富人杜景賢心知其爲建文亡臣厚遇之爲寺白龍山居焉暨居寺常讀易謾人爲佛經景賢恐其有踪跡不忍顯止之弟曰和尚誦儒非教也請誦佛經暨從焉顧時時挾離騷鼓枻灘上下當其

急流朗讀之竟一篇輒裂以投灘已而哭人莫測也日注壺酒待客或不至則要諸兒醉歌以爲常暨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意氣能感人臨死其徒問曰師滅度後宜名何許人睜目曰松陽問姓名不荅

魯家傭不知何許人衣葛衣出亡乞食於金城金城極寒善寒傭終冬衣其故葛後客河西傭莊浪魯家漸得值買羊裘雖披裘必覆其故葛葛纍纍也而時聞作苦自吟或爲夜哭者其後宋將軍出兵莊浪有臨都官從識傭欲與語傭避匿南山中旬月聞其去

乃出疾謝魯主人曰我死幸無收有西北風大起火我骨灰揚之及卒主人如其言

釜者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釜過州邑不出三日卽去去復來受直亡所選或得食卽不復索直若風雨寒暑卽閉戶不出有從學補釜者第令爲之荷擔不受其謝夔慶間呼爲老釜工嘗逢馮翁夔州市中相持哭哭已人空巖屑語竟日又相持哭別去莫知其終也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以章句訓蒙夔中善謳對歌詩詩後自題馮二或馬先生或塞翁嘗大書歌詩壁間

見老釜工來即剷去其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濛崖翱橫滄海蟲夕過滇池滇光变皆五色蜿蜒無損麟淵田變化間主張蓄扃是

松陽人王詔不知何時人遊治平寺觀轉藏上有嘍嘍聲異之緣覩無所得得一書載建文亡臣二十餘人紙浥不可辯可辯僅九人因各爲之贊梁田玉定海人官郎中與葉御史俱入山爲僧贊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實淪沒久而同輝梁良玉中書舍人與田玉同族訣妻子易姓名隐嶺嶠書海南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濤躭書玩市資以盡簪屯如邅如哀此陸沉何申不知何許人以中書舍人使蜀至峽聞

變慟吐血背發疽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奸謏過此寧不惕息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與海州何洲相善靖難後三人者皆變名没入異域賣卜自給人莫識其姓名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冥鴻梁良用定海人父子兄弟同仕者八人皆變姓名爲人刺船良用與其父子兄弟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懍我好音或完我族或明我心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也好老子書太玄經與郭良棄官入山爲道士贊曰駕

言導引嘯傲林臯頹波莫挽使我心勞

右彭程暨傭釜馮梁葉梁何宋郭何二梁十五人

郎曰此其可知者爾城破之夕給舍御史郎縋城而

遁者四十餘人率冥凌雲匿翩翩乎天民之色斯者

矣姓名翳然爲之撫卷奸以守官者罪不容於戮也

若皆從則孰與死君列聖蓋曰亦明家不二心之士

而九原錮之爲忠者解已然後其佚事漸出於人間

聡帝登極乃肆大眚宥其子孫歸其田土蓋去之踰

百七十年今皇帝則使得廟食其鄉世世振揭聡蘇

洋洋乎死者若可作也